

第七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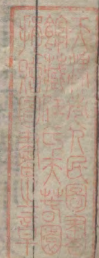
藝文一



陵川縣新志

陵川縣志卷二十五

藝文一



宋景濂學士有云揚沙走石飄忽奔放者非文也牛鬼蛇神怪誕不經而弗能宣通者非文也桑間濮上危絃促管徒使五音繁會而淫靡過度者非文也情緣憤怒辭專譏訕怨尤勃興和順不足者非文也縱橫排闥飾非助邪而務以欺人者非文也枯寂苦澁棘喉滯吻讀之不復可句者非文也瘦詞隱語雜以詖諧者非文也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一

事類失倫序例弗謹黃鐘與瓦缶並陳春穠與

秋枯並出雜亂無章刺昧人目者非文也臭腐

擗茸厭厭不振如下俚衣裝不中程度者非文

也夫陵之置縣千餘年矣而陵川集獨以陵川

雄苟反前說而旋轉如乾坤輝映如日月闡闢

如陰陽變化如風霆妙用同乎鬼神大之用天

下國家小而為天下國家用則生於陵者不獨

讓前人為陵川文而陵川文尤不止為陵川文

也夫志藝文

漢

上孝桓皇帝疏

陳龜 邑人

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垂雖展鷹犬之用頓斃胡虜
之庭魂骸不返薦享狐狸猶無以塞厚責答萬分也
至臣頑駑器無鉛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兼優
生年死日永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爲相蠻夷
不恭拔卒爲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上慙
聖明下懼素餐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
地墜塌鞍馬爲居射獵爲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

凌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二

行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返自
頃年以來匈奴數攻常郡殘殺長吏傅暑良細戰夫
身膏沙漠居人首繫馬鞍或舉國閉戶盡種灰滅孤
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雖含生氣實
同枯朽行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
闕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於困厄陛下以百姓爲子
而庶以陛下爲父焉可不日昃勞神垂撫循之恩哉
唐堯親捨其子以禪虞舜者是欲民遭聖君不令遇

聖王也故古公杖策其民五倍文王西伯天下歸

豈復與金輦寶以爲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內刑之法體德行仁爲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令倉庫單於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之効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効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

陵川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一

三

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埽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

唐

移丹河記

武少儀

邑人

古茲氏沿代改名圖經詳矣初相地而居之蓋以土厚水深爲善農鑿井而飲者則以穿壤剖石爲艱故千家之中數井而已緘以遠引而多絕瓶以難升而驟贏則雖有端賜之機智無施其巧捷雖有管寧之

仁惠無杜其忿困况牛馬俟乎滿腹必遵千里之河
而瓜蔬期乎給口常望一句之雨朝之勞苦歲時饑
饉可勝道哉嘻凡爲前弊滋久終俟後賢乃革不然
者豈子男百輩而莫之是恤貞元七年潞州屯留令
平原明濟受連帥相國大司空義陽王李公之命假
領茲邑撫安疲黎其清勤簡惠不異于屯留之政政
可知也下車之日咨訪故老問人疾苦僉曰公之至
也俗詠其蘇矣惟水之歉詎敢求救于公耶明侯聞
之若疚于心且形于色曰夫窮必有泰固常理也此

潞州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四

豈無望前或未思吾將退而慮之由是發智周之妙
躬循郊原目窅川谷度高下之勢相引決之宜有丹
水者始自縣之西北山源高而派平可議壅以導明
侯載審厥事將利于人乃下謀于鄉耆次白于郡守
上言于節制才獲所請爰臧其功乘井稅之暇俟農
桑之隙先儲乎薪芻之物次具乎畚鍤之器然後量
工命日使里人樂助競子來而展力故不更于素宛
其有成始瀦流而爲潭因疏渠以遶郭築防以補其
陷隙剡木以道其險阻脈分枝散貫邑周閭瀾瀾皆

草之間陰陰槐柳之下遂使家園沼沚戶植菱荷盪
觴可以寄傲垂釣可以烹鮮豈直豐畦圃之沃灌恣
闢開之飲濯路有奉漿之義井爲應汲之泉人無荷
擔之勞畜無奔走之困而已也復于潭側特建水祠
列樹敞亭別成佳境將俾水依神而永久人賴水而
無極庶功用不再且祈報有歸焉明侯觀夫衆情之
欣洽足以閑居而賞玩化鳥之餘閑王鳧之雙飛臨
堂之際調必琴而合響不甚美乎君子曰政無大小
以勤民爲良事無工拙以利物爲貴如明侯者實兼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五

而有之其由我大司空義陽王以至公且明推獎而
致此者矣余偶以行役經過于斯耳聆嘉謠目覽異
績緇黃耆艾因請余以紀事余誠忝跡于文者姑具
述義王之德舉明侯之善亦何辭焉是則勉而志之
貞元建

宋

重建湯王廟記

趙執中

高平人

德澤流於民深風教被於世厚則聖萬世無窮之日人
仰而思之歷古之有道之君而不可忘也惟天生民

有欲無主亂惟王聰明惟民時乂蓋王者民之倡
上者下之儀民聽倡而應下視儀而動一治一亂一
善一惡實由上之所爲而下之所做苟非成德之君
子惡能治世之宜乎夫王之爲王也不以土地之廣
狹人民之衆寡修其道行其義蓋茲治亂明乎善惡
興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明禮義以道之致忠
信以愛之以德行仁以寬治民而民之歸仁也猶水
之就下獸之走藪然而卒有五五其成湯之謂乎故
湯以七十里之地而得天下非博謀之所事而利澤

陵川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一

六

之所厚也蓋湯之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
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
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當是之時有夏昏德民
墜塗炭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以救其民於是攸
徂之民室家相慶曰俟我后后來其蘇豈非克寬克
仁應天順人之所致也易稱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有
君之成德而至於此詩頌何天之休何天之寵則美
成用利無以加焉禮之所記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
去民之菑有功烈於民者也述其所記後世宜有祀

焉觀今天下國家都邑鄉里皆立其廟信乎德澤風教之深厚也世雖去遠仁焉得忘然祭有其制而民有其誠則神亦有所享焉澤之陵川東十里北山之上有湯王廟邑人享祀繼於今日遍詢耆耋索其刻石莫知其始天聖間重修其殿景祐中增修廊廡及五道殿其山之高四顧豁然宜爲廟之所立年祀寔遠廟典蕭寂時因祀亭傍得不忍去今有里人太原郡王承進等率僉命工繼而復新始於元豐癸亥終於甲子獻殿已備塑繪已周請執中爲記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七

義不能辭乃書其成功之日及告其作廟之意夫神依人存人賴其廟至誠感神無爲煩息祈報欽慎以聞來者

南吉祥寺碑記

李咸宜 邑人

原夫元亨坼洪荒之暝分五太以宏文式微動消息之機列三才以宏道發蒙髣髴大塊甄形波躁騰騰虛寂守靜之真後其身而身乃聖相含恍惚扣之格而究之淵跡混不進之寸而退之尺利涉鐵錫之

子光啓監觴修鍊金口之人徽由朴畧繇是天池浴
日照五菴空而不空漢水瀟星明諸漏盡而不盡脫
峇塵境廣闢沙門崇悟三空早超十地處摩尼於不
增不減之內局鑄百骸詮盤若於無望無等之中緘
膝六至時則牛刀不迫權衡萬國之咸寧民柄不德
匡弼九德之咸事亨化堅冰之彩色赫奕昏衢扶疎
湛露之晶熒暉華率土開四禪於未俗則在涅而不
緇釋三昧於廣寒則處磨而不磷以法悅恢陋入翠
微而利於省方以惠控括囊闢窈冥而照於觀國執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八

四宏之念起方便於娑婆立三世之緣備受記於堯
率乃可以陶鈞百品起覺露之緘際趣寂一真誘迷
途之解脫以散絲絲之雨瀟洒六塵以浴日之波滌除
五濁恢宏象教化金人而漢夢飛空動靜法輪度芻
狗而周朝啟聖我佛即超劫無量相滿三千化度無
邊身分百億常持戒律守黑人戰慄履冰且具威儀
抱赤子莊嚴立雪教化菩薩苦行食針嚴式比耶洗
腹罷水移風易俗之世護明珠而精降聖空王安上
治民之時執惠炬而種善根法侶于無垢之界兩甘

露而滴芭蕉之形于有漏之方布慈雲而覆苾芻之體詔囑王臣之十日經緯諸天接引大夫之六鼇挈維初地澡身浴德啓無無明之景方顯致發揮誨修修利之世界眷緣不滅積壽長春身光曉過去之光毫相表未來之相于何不有而有昇降虛空于何非無而無盈縮大道窮通可大可久之體誕敏生生舒展永戴永覆之方苦申念念舉甲乙樞機之典旋掛麟心啓筌蹄經緯之文多開鳳口時則馬在歸而當和玉燭刁斗蔽聲龍得定而不吐銅丸蟾蜍禁口無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九

聲之樂少女移來有象之文老人化出巨靈神掌山之歲我使飛龍交趾濱阿水之辰予噴暴虎石鵲石鷲遣風雨合而乃踴乃飛水鼠水蠶俾霜雪覆而乃毛乃繭於是吉祥院者葺修彼岸瞻仰十方清淨法門齋莊三寶而以給孤之代遙遠文物凋殘頃達之歲彌深祗園蕭索今逢帝道垂拱而治草澤空而匡鼎徐來蠻貊蝕負而朝鈞岸閑而操舟續進卽有當縣三官清廉伏虎善政安民絃歌百里之才賦調一同之化於是王子乃度忠信之木樨人乃治莊敬之

材五靜之宮以禮樂爲拱辰之棟二梵之室以仁義
爲稽首之樑修德行以爲蕭牆持雅頌以爲戶牖則
聖景湛然極樂兮輕煙霽霽真處寂然瀟灑兮薄霧
閑閑物外顛本有孽兮重嘯重吟化內枯楊生華兮
再歌再詠讚曰一氣混元太極未始二儀發賤三才
肇啓清濁分焉剛柔定矣聖道繇邈谷神不死其三
曰鼇擎宇宙日照乾坤雷驚百蟄雨洗兆民慶祥丹
鳳應瑞白麟造化啓閉出入禪門

新修玉皇行宮碑記

馬祥邑人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十

原夫太極元分化中央而有度兩儀肇啓昭上帝以
無窮蹟彼真源恢乎元化爲宗爲奧立素本以咸臻
曰希曰夷當混元而悉備統三才而爲萬物之宗者
其惟玉皇上帝之神乎由是教彰妙本象判胚渾主
變通於立極之前不有而有顯造化於混成之後無
爲而爲陰陽因之以迭代寒暑緣斯而運行體化淵
宗遐彰妙旨豈不以天長地久法衆妙以無方日往
月來茂強名而不泯爾乃率性清靈希聲真宰上撫
天庭總百神而有倫有要下臨宇宙育億姓而無遺

無偏蓋出道本中化教自外興舉百綱於厚載之中
曲盡其妙與三教於秉陽之內無得而踰咸敷太一
之靈實降時萬之福今則太行之北澤郡之東地分
晉野境屬陵川有下壁村居入李從等初爲歲旱一
時農傷百穀祈禱上蒼遂降甘霖翌日霧霽民得其
蘇于焉合里社之衆卜其吉地於壘北原上埃塵四
絕特建上帝之祠永爲祈福之地立檁棟以攢空架
櫟櫨而施險梗枘昇華雕墻創時東依馬安之岫西
控晉河之洑其北也秦城望以崇崇其南也三泉交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十一

而汎汎時則花木怡神時則煙霞滿目祥自退躅文
場歸蹤故里爰謝鄉人之請用占鄙俚之辭且直記
乎歲月敢曲銜於文華後之覽者罔致訕焉銘曰混
沌未闢明明玉皇三才肇啓四象彌彰德普下民恩
垂上蒼元元忻戴萬國同昌

金

重修古賢寺彌勒碑記

趙安時

邑人

太行之間山靈而水秀地密而勢阻峯巒繚繞巖谷
險邃中有平原傳記稱爲古賢谷蓋古賢聖之所居

也傍有九仙臺齊雲峯參圍洞清涼泉真靈聖之福地自北齊天保二年建置伽藍於此更周歷隋名景淨寺殿閣崢嶸廊廡岑寂前代高僧惠遠靈燦相繼居之至唐太宗興崇釋教正觀三年賜熟田五十頃以爲常住逮宋太平興國三年賜名禪林院大殿傍有彌勒殿歷歲滋多風雨摧鞠久未有修葺者夫彌勒菩薩字阿逸多梵音曰彌勒譯爲漢語乃慈氏也梵音曰阿逸多譯爲漢語曰無能勝也彌勒卽今上生兜率天宮將來下生閻浮提世以大慈大悲之心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十一

行普惠普濟之德爲未來一切衆生作大歸依成正覺無上之道當來諸佛果能勝乎末代衆生欲生兜率天宮者必先修諸六事一精進道德二威儀不缺三掃塔塗地謂莊嚴修飾佛廟之類四香花供養五行正三昧深入正受六讀誦經典當寺受業僧聞悟夙有佛性聰明慧解游學遠方勤苦精進講說經論修龍花菩薩之行閱舊殿之頽弊乃發虔心誓願重修寺住惠圓總統共成緣事自皇朝正元三年冬聞悟乃躬率先結龍花邑衆三十餘人隨分助其物力

又除自己淨財外各入分頭教化自近及遠多方求
訪人無難色喜捨不吝並標材飛椽瓦木所向雖以
大車遠載山路艱險人物毫無損傷此皆菩薩之靈
也自正隆元年季冬拆造至次年中秋畢丹青繪飾
莊嚴華麗又刻殿碑以標表之使瞻仰彌勒之名者
咸生嚮慕之誠其一切用費約千餘緡多辦龍花邑
衆并助緣者良由悟師率倡誘化人人樂修崇殿宇
精勤六事異日想俱往生兜率陀天奉覲彌勒當來
下生成彌勒佛時亦得隨從於龍花樹下之會說法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三

受無上之記卽知彌勒之功非淺淺也正隆四年四
月謹記

重修真澤二仙祠記

趙安時

竊聞一氣既判三境攸分上曰玉清聖境下通無色
次曰上清真境下通色界三曰太清仙境下通欲界
太清神寶仙君說洞元十二部經教太清十二仙天
接弄通方隨在顯化則仙聖之道其來尙矣厥後天
帝之女西王金母與九天元女上元夫人傳玉笈金
書凡十二事有云阿環受書以來凡傳六十八女子

則女仙之流亦已久矣皆因宿植德本行滿功成方能飛昇金闕游宴玉京真澤三仙顯聖跡於上黨郡之東南陵川縣之界北地號赤壤山名紫團洞出紫氣團團如蓋故謂之紫團姓樂氏父諱山寶母楊氏誕二女長同釋迦下降月月次同太子游門時數生俱穎異不類凡庶靜默不言七歲方語出言有章動合規矩方寸明了觸事警悟有識知其仙流道侶繼母李氏酷虐嘗妬單衣跣足冬使採茹泣血浸土化生苦甚共得一僮母猶發怒熱令拾麥外氏弗與遺

陵川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一

十四

穗無得畏母捧楚踏地凌兢仰天號訴忽感黃雲二娘騰舉次降黃龍太娘乘去俱換仙服絳衣金縷繪以鸞鳳寶冠繡履又聞仙樂響空天香馥路超凌三界直朝帝所大娘仙時年方笄副二娘同昇少三歲許正元元年六月十五田野見之驚嘆瞻顧遠近聞之駭異歎慕聲播三京名傳九府豈比夫爲雲巫山凌波洛浦爾妃企舜於湘川二女解佩於交甫雖姮娥月奔弄玉鳳雛皆不足以儼遐蹤而躡高步也遂於南山共建廟宇迄今洞口留其手痕村傍老其鏤

樹琵琶湖之聖字了了可觀自後赫靈顯聖典雲致
雨凡有感求應而不拒亢旱者祈之遙見山頂雲起
甘露立沛疾病者禱之立視紙上藥雲沉疴必愈求
男者生智慧之男求女者得端正之女苟至誠以懇
祝必隨心而俾予至宋崇寧間曾顯靈於邊戍西夏
弗靖久屯軍旅闕於糧食轉輸艱阻忽二女人鬻飯
救度錢無多寡皆令饜飫飯甕雖小不竭所取軍將
欣躍二仙遭遇驗實帥司經畧奏舉於時取旨絲綸
褒譽遂加封冲惠冲淑真人廟號真澤歲時官爲奉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五

祀勒功豐碑至今猶存正所謂載在祀典有功於國
與民者也先是百年前陵川縣嶺西庄張志母親秦
氏因浣衣於東南澗見二女人服純紅衣鳳冠儼然
至澗南弗見夜見夢曰汝前所覩紅衣者乃我姊妹
二仙也汝家立廟於澗南春秋享祀不怠自爾家道日
興良田至數十頃積穀至數千斛聚錢至數百萬子
孫眷屬至百餘口則神之報應信不誣矣逮至本朝

皇統二年四月因縣饑亢旱官民躬詣本廟迎神來

邑中祈雨未及浹旬甘雨霽霽百穀復生及送神登途大風飄幡屢進不前莫有喻其意者乃託女巫而言曰我本廟因紅巾踐毀人烟蕭條荒蕪不堪今觀縣嶺西靈山之陰鬱秀絳寂乃福地也邑衆可廣我舊廟而居之靈山東北高自龍門尖西南橫抵栖鳳掌岡巒坡陀小頓大起屈曲奔騰有龍蟠鳳翥之勢因栽松數百株今迸小松百千株矣其廟之東溪石壁有甘泉飛流漱玉濺珠琅琅然若鳴琴環佩之聲

宋秘書學士張文潛曾作文以記之名曰響泉其山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六

靈水秀草木蓊勃真神仙所居之勝境也張志子權與子姪舉愿等敬奉神意又不忘祖父之肯堂乃率諭鄉縣增修潤之廟未及成而權化權之子舉與姪愿等從而肯構之先捨資財次率化於鄉村及鄰邑於時神赫厥靈處處明語近者施其材木遠者施其金帛有願施功力者無有遠近咸雲奔而霧集不數年而廟大成重建正大殿三間挾殿六間前大殿三間兩重簷梳洗樓二座三滴水三間九間五道安樂殿各一座行廊前後共二十餘間舉之堂兄闈獨辦

後殿塑像堂弟椿等重翻瓦前殿其諸廊廡各有塑
畫像其樓殿岵嶸丹青晃目遠近來觀者咸歎其雄
壯偉麗左右神廟無有出其右者其櫺越增修之意
猶未已將見廟宇增加永千祀弗墜矣舉等屢求作
文以記其實僕以奔走仕途不暇搜訪遺跡至天德
四年因任太常職事於寺扁檢討舊書偶見仙墨碑
乃唐乾寧年進士張瑜所撰其畧云羅神之曲紅裳
繡履係是本身方信昔年張權祖母所見服純紅衣
者乃真容也其碑文又云歲儉求之卽豐時旱禱之
卽雨違之者災禍交至順之者恩福俱興益知神之
靈應福善禍淫昭然有驗矣其末又載旣仙之後葬
父母之五瑞惜乎先傳道史遺逸而不載本廟古碑
又多散亡其本因畧見於唐之墨碑故并序於後

龍嵩寺記

趙安上 世人

摩騰入漢夢符明帝之靈僧會歸吳瑞應如來之跡
事蓋聞於西域化乃顯於東土由是釋教大揚精藍
肇建爰作歸依之地斯爲清淨之門涼泉古寺其來
久矣尙有碑刻字跡宛然更次齋而蓮宮再立歷有

唐而石像新鑄干戈之後年代綿遠難以備載有故鄉秦孝劫率衆而修飾之至天會九年辛亥先祖父趙鄉暨叔禮施爲金田繼而我先人倡首並維那常祐等十有二人鳩工哀旅協力同心伐木疎左右之林運土塞往來之路乃命公輸設矩匠石揮斤不踰於歲已卽其功越甲寅乃落成適真主乃勅天下郡邑無名寺院宮觀許令請買先人聞之忻然乃告於衆曰昔者予祖先嚴飾聖像雖歷有年所而爲子孫者可不潤色以成其勝果哉方議承買不幸先人至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六

於大故未滿斯願普慙悵悵不已發以誠心得故鄉錄翁常克之子常謹公糺衆善友共維那二十有八人衆議僉同皆鼓舞忻忭不以歲儉官輸爲辭至癸未春會首檀越百餘人鳩錢三十萬致使官中加以刑罰蓋亦慈悲上聖所感如此越二月丁丑經詣本郡軍資庫輸錢三十萬兼經藏堂承買得賜曰龍岩愚謂其鄉名雲川以雲從龍而變化不測又以里名義泉以龍得水而出入有晴簷下曰崑斬上曰崖以

石崑在宏堂之內而金容居石崑之中選斯名名當

其實赫爾休聲聞天地以彌達昭然顯號同日月而不衰後倚靈池善滂濟民之水前瞻仙洞能爲救旱之霖東有喬松勢訝飛龍西多怪石形疑伏虎林木陰森堂宇深邃西方世界不出其中矣安上久廢詩書亦姑紀其年月云爾時大金大定三年歲次癸未四月辛卯朔戊辰日立石

特贈紫金光祿大夫上護軍戶部尙書太子太保太原郡侯 賜謚文端 無疑武公墓表碑銘

侍郎 李仲常 關中人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十九

大定三年三月戶部尙書文端公卒於里第越明年崇寧元年二月二十六日其長孫蟾枝君扶柩葬於蘇村先人之側免予爲墓表碑記予素受知於公不敢以不文辭遂按狀元之先來自太原曾祖秀祖繩其父居仁以公貴皆贈如公官曾祖妣董祖妣鄭妣崔皆贈夫人公諱明甫字無疑號太虛賦質醇厚聰明過人年方弱冠卽登貞元狀元及第公生平不置宮室所居湫隘僅足以蔽風雨嘗謂孫蟾枝君曰吾一生爲清白吏家無餘貲止堪度日我故後汝甚勿

另治墓地仍葬我於先人之側不必治葬具安石仲翁是汝之孝也其孫悉從治命噫公可謂廉靜寡欲不事紛華者於是銘曰陵川之區山嶽之神淑氣攸萃實生哲人維我武公盛世良臣文成威鳳人號玉麟始仕諫垣章疏屢陳繼擢詞林益勵忠貞兩守名邦撫字勞神顯秩司農精白乃心總理錢儲毫無私心數年之間貫朽粟陳急流勇退惟公一人優游林下落落風塵不欲隨俗先囑後人蘇村祖塋是吾返真孫從治命悉如公心止豎石碑以垂後昆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十

郝先生志銘

元好問

太原人

秦和初先人調官中都好問甫成童學舉業先人思所以引而致之者謀諸親舊問皆曰濩澤風土完厚人質直而尚義在宋有國時俊造輩出見於黃魯直季父廉行縣之詩風俗既成益久益盛迄今帶經而鉏者四野相望雖閭巷細民亦能道古今曉文理爲子求師莫此州爲宜於是先人乃就陵川令之選時鄉先生郝君方聚子弟秀民教授縣庠先生習於禮義之俗出於賢父兄教養之舊且嘗以太學生游公

卿間閱人既多慮事亦審故其容止可觀而話言皆可傳州里老成宿德多自以爲不及也某既從之學先生嘗教之曰學者貴其有受學之器器者何慈與孝也今汝有志矣器如之何又曰今人學詞賦以速售爲功六經百氏分裂補綴外或篇題句讀之不知幸而得之且不免爲庸人况一敗塗地者乎又曰讀書不爲文藝選官不爲利養惟知義者能之今世仕宦多用貪墨敗官皆苦於饑凍不能自堅者耳丈夫子處世不能饑寒雖一小事且不可立况名節乎汝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廿二

試以吾言求之先生工於詩嘗命某屬和或言令之子欲就舉詩非所急得無徒費日力乎先生曰君自不知所以教之作詩正欲渠不爲舉子耳蓋先生惠後學類如此不特於某然也先人旣罷官某留侍先生又二年然後歸先生殘於成臯其子思温歸葬鄉里以書抵某言吾子往年赴弔成臯曾以墓銘爲請今卒事矣願有以慰不肖孤之心某謝不敢當六七

年之間思温之請益堅辛丑之秋又屬其外兄牛元

偉來致辭曰先子生無一命之爵歿無十金之產賈

志下泉有識與歎授業得如吾子者且不能一言半辭以見於後世其命之矣某再拜曰僕有罪乃叙而銘之先生諱天授字晉卿先世有自太原遷上黨者宋永又遷陵川遂爲陵川人曾祖諱元祖諱璋考諱昇以選擇爲縣功曹至先生之叔父東軒先生始宦學蔚爲閭人先生少日舉進士預春官氏薦書便能出諸公之右多疾早衰厭於名場遂不就選貞祐之兵避於河南往來淇衛之間爲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寧落薄而死終不傍貴人之門故時無料理者以某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廿三

年月日遭疾春秋五十有七終於寓舍臨終浩歌自得若不以生死爲意者其平生自處爲可見矣前娶同縣張氏繼室高平司氏子男一人卽思溫也女一人嫁進士侯公佐男孫三曰經曰恒曰彛經最知名女孫一人弟天禔從弟天祐猶子思忠皆有聲場屋聞銘曰篤於其資試於其思行可以士矩政可以吏歸奉璋戔戔其誰曰我私畀磁基而奪之時操利器而莫施窮巷抱書在澗而不滿曳履商謳長與世辭寧以一寒暑往來之蹇槩細人而怨咨良璞含光平

價不貲棄擲泥塗識者涕而孰物之尸孰命之司吾
欲問之有如先生者而止於斯有如先生者而止於
斯

元

送郝季常序

劉因保定

名家之子弟處天下之至易而亦處天下之至不易
苟能勉焉自立而少異于衆人則皆得因緣憑藉以
立事功苟爲不然在他人未必遽得敗斥而已爲清
議所不容矣季常于其兄使宋之二年請介行人以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三

問罪遣之而宋人不納後十年又請焉下大臣會議
以爲不可明年又請焉不得已復遣之至建康而還
幾死者凡十數其事雖無成而可與有爲者于此亦
可以見之舊嘗從余授詩書又知其爲有志者今其
將爲州于穎也載米與幣而過予以別且請予以
告之予無以告子也子行矣予固已言之矣勉其所
以處天下之至易慎其所以處天下之至不易者而
已矣予無以告子也

李尙書追封隴西郡侯神道碑

李廷實

邑人

嘗聞前修有曰祖宗積德百年有餘慶以致子孫貴顯子孫以孝廉自將蒙贈封祖宗之恩報不可忘子孫之世繼不可廢噫源深則流遠根大則枝茂理固然也謹按先世行錄李氏居陵川自宋金稱右族卜城外東北維岡阜起居第焉祖塋若檀子雲圖於今卜秋樹窠凡三遷矣始祖四門助教諱觀高祖諱榮曾祖諱泰顯祖隴西郡侯諱平字世昌治家嚴謹士行修潔經史貫穿爲時輩模範不好華麗之物泊如也在金朝應詞賦未第思以場屋東人之志遂通爲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廿四

稅課使天兵時南下倉遑走馬武砦見上黨公張相辭氣愿欵一見而怜之未幾推輝州酒務使以寇梗不調尋與祖母王氏避亂河南又值壬辰歲饑度不能自保挺身詣交牙山李元帥麾下衆目其器宇宏深議論精辨出入意表推爲帥府經畧軍事救援活者迫數千人陰隲有素至今甲午金源氏皇元革命混一區宇復北度顯考甫髫歲携還鄉里修葺故居田園生理精裕遂拙繹簡編戊戌年選試儒人以賦論中復其家猶刻意教子讀書爲業不負國家崇儒

捐租傭之美意也常垂訓云修身莫如問學治家莫如農業年踰從心耳聰目明起居康健一日忽臥病不起遽索衣冠寫辭世三詩云云易簣則瞑日矣已未年六月十七日也享年七十有一以不孝孫廷實積官預蒙恩例贈亞中大夫廣平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隴西郡侯祖妣王氏追封隴西郡夫人子三人長卽顯考諱義字堯卿次諱和字世卿善書法吏事次諱欽字正夫順德府教授顯考於中統初聚家於日於古博至元十年就試於博明經中選復其身大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廿五

德改元以廷實調單州教職因家焉一生康太樂易不奪於俗享年七十有七捐館于七年六月二十日手寫訓曰夙興夜寐廢寢忘食學而不厭教人不倦磨勵以涇勤謹和緩凡事用心無得易慢不孝男廷實等歲時致祭仰讀斯訓凝神永慕不覺涕泪之無從也初贈國子監丞翰林待制驍騎尉陵川子朝散大夫秘書少監追封隴西郡侯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尙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隴西郡侯顯妣王氏貞淑聰

慧廣記博聞可儀家法鄰里矜式背誦前賢閨門箴

戒之言以爲內教嚴肅可爲擇師教以勤學俾無墜
爲儒之先業春秋八十有二皇慶改元正月十五日
初忌之辰以陵川縣君封隴西郡君追封隴西郡夫
人子廷珍廷實廷珍能世其業授海東遼西萬戶府
儒學政廷實以順德教授入椽選國子助教翰林應
奉修撰知制誥歷國子監丞拜監察御史官朝大夫
尋爲國子司業階朝請大夫適缺祭酒不得辭哀二
親在淺土力未能塋以中憲大夫出貳濟南隣其所
居庶克相襄殊終更辭以禮部尙書嘉議大夫致仕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其

嗚呼非我祖宗積德父母教養曷以臻此但不能歸
墓鄉梓今安厝于單父德安里之新原從吉兆也不
孝廷實謹涓吉日欽賚宣命躬誼祖塋敬焚黃副持
監堅珉直述顛末大書深刻以永其傳庶追報之誠
似爲少伸然不可自述奈封贈之由有自來矣妻張
氏繼室成氏並封隴西郡夫人一子曰思誠爲國子
掌儀不祿二孫未名餘難悉載列之碑陰銘曰繫我
李氏隴西之系其來旣遠派流莫記祖有其美不傳
不仁無美而傳是謂誣親先世居仁有慈有孝箴戒

之言是則是效陵川之東墳壟三遷秋樹之穴兆卜
千年雲圖始祖昭穆相參山圍其北田護其南檀子
先塋西南相望川嶺遮隔草樹荒荒痛親乏養没于
單父墓安德原未歸鄉土一門何幸二代封侯祖贈
總管實古洺州顯考尙書夏官之職父子孫榮因世
積德追報之誠惟恨難酬豐碑高樹用表松楸群峯
峩峩嵐凝萃聳佳城鬱鬱與之永永子孫繩繩祭祀
惓惓春秋不替福慶綿綿我作其辭無妄其說垂示
將來耳聞目閱至元三年冬十二月立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七

先曾叔大父東軒老人墓銘

郝經邑人

金有天下百餘年澤潞號爲多士蓋其形勢表裏山
河而土風敦質氣稟渾厚歷五季而屢基王業而嘗
雄視天下故其爲學廣壯高厚質而不華敦本業務
實學重內輕外宋儒程顥嘗令晉城以經旨授諸士
子故澤州之晉城陵川高平往往以經學名家雖事
科舉而六經傳注皆能成誦耕夫販婦亦恥誣詠而
道文理遂與齊魯共爲禮義之俗而加厚焉陵川學
者以郝氏爲稱首郝氏之學浚源起本而托大之者

自東軒君始君諱震字子陽系出有殷帝乙封支子太原郝鄉因以爲氏始祖儀自太原遷潞州高祖祚又遷澤州陵川曾祖善祖從義父璋七子君其季也君資茂異自知讀書不爲章句設學宦學入京師太學游公卿間久之乃還蓋厭棄凡近不屑就之也既歸徜徉山谷從而學者甚衆講劇道藝淵匯日邃益有高世意而無復世味以經旨授學者析之以天理人情而不專於傳注尤長於理學賦詩多警句晚年益趨平實淡如也彈琴得古遺音每呻吟俯仰趨節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其

紆韻超然若有所得逢山水佳處輒爲數日留賦詩彈琴自樂也一日過一道院松竹茂蔽坐於其下彈琴而歌睡鶴十餘驚起鳴舞珊珊戛戛終曲乃去從者咸以爲異事諸兄甚謹篤于友愛諸兄以族大稱長兄之命異居君乃涕泣三日不食曰吾業儒而爲是何以爲訓不義而生不如死諸兄得欲而生我將服義而死諸兄懼復聚廬同食以終年四十九配侍某氏子男三人天祐天祺天貞皆治經爲學而天祐

无知名君初名且後更今名自號東軒老人銘曰

大行哉我天地之脊吾家其顛千載寥簡籍以益固
縻以益默惟君亢亢矯首迅出揮斥鴻荒面目太極
摩元圃之玉芝剗荒除之天棘秋蘭兮青青秋香兮
滿庭君翩翩兮下征掇其實而餐其英乃曳長裾乃
抱玉琴明月清風翛然此心葱葱兮桂陰慕其德音
人累益輕天趣益深夫復何爲付之長吟君其往矣
後來繼今

先伯大父墓銘

郝經

郝氏世業儒以治經力行爲本而推於齊家之道自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廿

曾伯祖以嫡長涖家已有法制使子孫世守至伯大
父復以嫡長涖家而昆季十餘族長穉百餘口旣總
家事乃會諸宗戚而告之曰夫衣食足而知廉恥倉
廩實而知禮節士所以忘義失守至於沮氣墮節者
殆多逼於饑凍耳故孟子以農桑爲王政之本而其
書數及之今某以次爲家督欲諸宗親子弟治生爲
學二者兼進始則仰事俯畜終焉立身行道進而得
則各大而家退而失則必有所歸不至於落魄無賴

亦足以爲善士夫少有大志不事家人生產雖或成

就有過人者而爲書傳所稱亦非教育之良法泛駕
破車雖一日千里曷若馴服以進於道乃相其宗親
子弟材器曰畀汝田若干頃畝汝率田夫而治之桑
若干木汝率諸婦而治之錢若干緡汝率商人而治
之書若干帙汝從某師友某人而治之余則均其有
無而治其勤惰於是數年之後貲食豐餘而學業日
進先祖及諸父文譽大振而門下學者日盛矣其在
家也則鷄鳴而冠衣杖而立於庭諸房子弟婦姒皆
闕門秉燭盥漱笄總黎明以次省於舅姑父兄退而

各執所業或少有稽緩則旦而問之故責之庭少廢
禮者則加鞭扶焉至于再則會宗親中表列其狀而
加之罰飲酒醉者有罰冠衣不正者有罰取友不端
者有罰事師不謹者有罰惰于學者有罰相慕間者
有罰譁于庭者有罰中堂曰棣華歲時燕集上下肅
然又以孝友睦婣任恤等數條書于榜曰有違此者
非郝氏子孫至於鄉鄰不法者畏其聞知輒自戢曰
勿令犬翁知有訟者則相率而質其曲直行於里巷
望者趨而避不及則揖而拱以待其爲人敬畏如此

縣令丞每至縣則輒就門禮謁其誥弟姪必一人教授縣學故門第家法無不推重君諱源字清卿曾大父曷之長子也卒年六十四伯祖母王氏二子輿輦輿字正之博學能文三赴廷試有聲場屋歲壬辰沒于兵士林惜之銘曰

郝宗重承兩世嫡方玉千仞斷鰲立之綱之紀撫其室支本蔓衍蕃宗戚李廣簡易誠無敵刁斗未若程不識有身有家衣且食晝吟夜誦簡與筆原田每每日墜關繭絲爛爛充以殖孝弟忠信脩行實言笑顧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三

先大父墓銘

郝經

歲丙辰春經至自沙陀家君得風痺疾遂在牀篲臥以畀命曰吾齒已過吾父十年矣雖疾病夫何憾惟吾父之事先有子元子之表在而墮中之文未具且大節之灼灼者而猶未記載焉吾語汝汝其論次乃再拜受命叙其事而爲之銘惟郝氏繫出有殷世于

太原一再遷于澤之陵川遂爲陵川人高曾而下皆學不爲仕先大父諱天挺字晉卿幼開劫卓卓不群舉進士兩赴廷試以太學生頡齋縉紳間崇慶之變束載而去曰時事如此可區區冒進乎遂歸遠近俊茂多從之學其教人以治經行已爲本泄官治人次之決科詩文則末也故經其指授者往往有成資河東元好問從之最久而得其傳卒爲文章伯震耀一世其餘鉅公碩士出其門者甚衆則其所學可知已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祐初人爭南渡而阨于河河陽三城至於淮泗上下千餘里積流民數百萬飢疫荐至死者十七八先大父曰坐視天民之斃仁者不爲乃貽書機察使范元直使聞諸朝曰昔昭烈當陽之役旣窘甚猶徐其行以俟荆襄遺民曰成大事者必資於衆人歸而棄之不祥君子謂漢統四百年此一言可以續之今國家比之昭烈不至於窘河朔之民獨非國家赤子乎夫人心之去就卽天命之絕續也乞詔沿河諸津聚公於船寬其限約晝夜放渡以渡人多寡第其功過以

救遺民結人心天命中興之期庶幾可望書奏卽日
中使告諭令疾速放渡河朔之民全活者衆於是亦
挈家南渡興定元年冬十一月八日遭疾考終命于
北舞寓舍春秋五十有七臨終浩歌一不及他先祖
妣張氏前卒繼祖妣司馬氏一子卽家君也男孫三
經彙庸女孫一歸清苑陳氏初旣遭疾謂家君曰郝
氏儒業自吾叔父東軒老人始我死葬其墓側庶得
奉杖屨于地下旣祥家君將歸葬諸父兄以河朔兵
亂不許家君乃夜啓殯負其櫬以遯而英靈屢見于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三三

于其所往輒爲警覺以導其行雖徒步千里渡大河
登太行展轉寇穴卒達于陵川興定四年春二月二
十四日墓于先塋東軒老人之墓側從其志也先大
父美風儀冠衣甚偉閑於辭令翛然物外人而談王
道議國政商處吏事甚得體要巖然公輔之器而適
叔世東臂塵閉竟莫能用卒於流寓人憐其志云銘

曰

郝世不競楛其株根直立擎霜蘊華于春一世于邁

天葩吐芬晦以奕世其氣益振氤氲渾淪其屈益信

萃于我祖淪蘭天津遒其羽翰疑于青雲巖巖盤盤
穹乾厚坤玉山高寒瑩徹無塵雖事業不少見而道
義是存繼其志有千里負塋之子述其事有萬古遺
山之文滄海遺珠長鯨怒吞圍輝翳光以耀其諸孫
嗟余諸孫可汨其流而湮其源志惟益堅氣惟益完
以復九原以慰乎下泉

先叔祖墓銘

郝經

先叔祖諱天祐字賢卿先曾叔大父東軒老人之子
先大父之從昆弟也宇貌瑰托器識高邁日記數千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三四

百言而下筆不能自休初爲學卽不作決科文務窮
性理經術而汎入佛老者數年以爲過高無畔岸復
取六經語孟讀之於是際天人之學瑩如也太安末
知世有復隍之變愈益遜默貞祐初南渡隱居魯山
往來箕穎超然欲以遁巢許也作古文歌詩往往散
落世間故雖隱而名愈顯尤玩意書法嘗以爲正書
當以篆隸意爲本而鍾王書之經也顏蘇書之傳也
其餘則諸子百家耳故其筆勢莊重秀勁能作文餘
楷草嘗言大字雖大而小小字雖小而大正書須有

草意草書須有正筆其論書如此趙內翰周臣見君
蘇墳詩及書蹟遂遺書欲致之京師卽挈家去於山
林絳阻人迹不及者而居然無幾何雖京都人亦知
其處後聞有欲薦諸朝者曰大厦將傾吾不能爲破
家人又挈家去元內翰裕之旣受學于先大父又嘗
與君周旋文場故特敬畏聞其又逝去乃以詩相招
君復詩絕之而竟不出壬辰之變年四十九浸于兵
先叔祖母宋氏一子思直字繼先亦博學能文亦皆
歿于兵嗚呼郝氏之學大于東軒老而終於君其後

陵川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一

三五

嗣遂不復見而諸父昆季亦皆泯泯焉獨遺家君及
經天乎何於吾郝氏若是之剝也先君旣命經論次
先世故書此以列諸東軒老人墓側以事不朽銘曰
文葉班班賁于衆枝道氣顛實于君置奇初則亡羊
幾惑多岐瑰詭譎怪投瀾抵熾番然而回真是之歸
明白開朗冲融希夷弄月吟風獨樂良知德充乎身
命違于時收藏天光滑于塵泥每登琴臺望元紫芝
千山雲沉知音者誰濯足于穎振纓于箕庖不治厨
何與祝尸棟折榱崩夫誰可楮我其長往山鹿野麋

君無我招亦莫我迫我非絕世不可有爲大河絕流
商於雪飛天狗墮地蚩尤出旗嗟嗟乎君旣往莫違
獨不愆遺諸孫孔悲伐石鑽斷東軒之西魂其一來
與不死期

先父行狀

郝經

郝氏本貫澤州陵川縣曾祖瑄祖昇父天挺先父諱
思溫字和之資剛潔迥迥不侔不爲遽條戚施疾故
與世不偶然而人亦不敢以非義屈橫逆加儀幹不
及中材而凜凜莫敢犯以亮直自處不億不信中心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

三

充實無所虧欠初成童與河東元好問從先大父學
俶落六年洞達遂匯其所得者有所自其所作者有
所徵天端理倪首尾貫究_吟而蓄之靳靳不妄發年
二十許奉先大父下太行_行社來淇衛間時河朔已受
兵有金疆理日蹙慨然有心於功名居無何得腰股
疾志鬱抑不信遂不就舉_上自祐初南渡館而師之者
甚衆誠法理意籍籍馳播_所至席不煖先大父卒於
舞陽旣免_音喪謂諸父兄曰先君子卒於流寓不克

歸葬安用子爲子而委父_心而日天下諸父兄以河

朔兵亂不許乃與先妣夜啓殯而負之去渡河至長垣資用皆爲盜殺從行者因是亦散去獨與先妣扶杖負骸步登太行中路賊二人呵止之曰背負與我不然則死乃啓之賊愕異問故曰是先君之靈將歸葬鄉里賊慘然曰擾擾如此而欲辦是是癡子不足道置火餅數枚而去遂墓先大父於陵川之先塋與定四年也元光元年復渡河河南亡携經北渡居于保聚俊秀而教之者十餘年經年十有六命治六經先傳江疏釋而後唐宋諸儒論議必一經通然後易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三七

業焉壬子館于萬戶張公府教授諸子兩辰經被徵北上及還議歸鄉里拜謁松楸一叟四月十有七日得風疾不起在牀贊者三年戊午冬十有一月二十六日增劇二十七日夜忽命經等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人惟恒久乃有前程天下事何嘗不凶不恒壞了整衣冠強爲之起咄咄曰發志氣遂瞑不復語二十八日終於寢年六十有八門生荀宗道趙泰尙文等相與謀曰先生不苟祿仕困而不撓臨終而猶以志氣爲言不亦卓乎可譜曰讜直其未嘗祿仕可獨

處士十有二月一日與先妣神宮同權厝於保城之
西吳爺灣之北原三男經煥庸一女適清苑陳咨男
孫二女孫二皆幼先父生平喜爲歌詩徜徉跌宕以
自樂而多散逸得遺藁一百二十篇晚年尤邃性理
學手書西銘昇經曰是入德之幾造道之階也教人
以小學爲本以爲洒掃應對進退卽性與天道之端
致身行道樹立事業性與天道之功用充實而大大
而能化性與天道之成終者人之始生其醇未醜其
樸未散其見解未出其物欲未雜先入者而爲之至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三六

終身由之而不能去古之人至於胎教况髫齡之間
乎語言啞訥肝臆臧固神出入而未舍識曖昧而未
明容受娜而未莊氣閃爍而未定謹其所習政在於
是乃爲言坐行立揖拜俯仰之節誦記熟復執筆爲
書之制聲音笑貌詭數疾徐之儀一之以敬而不使
之情少長則爲解說義理綴輯章句簡直切律力少
而功倍之成童則以性理經學爲本決科詩文爲末
而寢致之大學嘗語人口人見吾之規規子子必以
爲是區區致力於小者而小之也吾不病也夫事有

小大理無小大也本末先後吾不敢躐而期之也彼所見者以爲小吾所見者以爲大是吾所以積德而遺吾子孫者世之人好高慕遠以欺世盜名未能洒掃應對而便說性與天道素理踰分枉探速成戕本根壞倫類示不以常而重爲之誑敗德孰甚焉吾不爲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良心也其爲大人保是心而已棄赤子之心卽爲大人可乎哉歐陽子謂顏狀未離於嬰孩高談已及於性命者殆亦爲是耶其設心如此故所到輒見稱學者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三九

往往終爲成人方卧疾也一日語經曰汝祖父有言士不能忍窮一事不能立汝曹毋以淺功近利有速售之心也慕利則敗義欲速則不達汝能勤則功自至汝能儉則利自來故立身行已在夫堅忍而已能堅忍則能任事歷大患難處大富貴决若長河而不回屹若泰山而不移然後可謂大丈夫凡爲亂畧姦究不終其身者皆不能忍耳染指垂涎之氣不除負鼎酒天之心常在一旦肆欲憤不顧義殞身喪元而及其宗盜侈一時遺臭千載汝曹可戒也適庭之訓

類如此嗚呼先父身無一命之爵史無一字之書其於改葬先塋無一辭之文是大泯泯也立言君子苟爲稱述銘佩之意死且不朽孤子經等謹狀

先妣行狀

郝經

先妣姓許氏澤州陵川人與郝氏同里閭世爲姻好故旣笄而適家君逮事先大父甫廟見北鄙已用兵遂從家君奉先大父逃威山谷間推夷就險羞精食采薇蕨汲澗澗樵薪蒸以養備極艱苦而不憚也興定元年先大父卒旣禫家君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四

惟送死可以當大事父死而不克葬安用子爲遂與先妣決策歸葬諸父兄以河朔兵亂不許乃夜啟殯竊骸以遁時金國乘河朔限河爲守諸津要皆禁自北而南者則渡有王事于北者則渡非是則不渡也久於河上資糧懸罄適有受業先大父者爲機察使俾偕賜上黨公茶果船以濟遂至于衛之長垣賊衆單重等行剽掩至人皆入窟室先妣獨不去守骸以坐曰寧死可棄我翁之靈而求生乎賊至將兵之不爲之動賊厲聲曰若何人獨此不去若所守者是何

寶貨曰此我翁之靈將歸塋先塋者今幸得濟河有
死而已其可去乎賊感愴兇鋒少沮詰姓居曰陵川
許氏也昔舅氏彪嘗爲澤掾賊中有澤逮而得舅氏
保宥者因驚悟曰若許某之妹也且語舅氏之恩且
壯其節遺白金數兩而去遂登太行時隆冬雪盛天
地晦冥官兵盜賊搶攘旁午從行者因長垣之役皆
散去獨家君先妣二人而已而家君復目赤暴發道
滴水場太行之至險也盛雪冒之蹊徑不辨指峯巒
爲的攀緣嵌隙循躡崖磴負骸導家君而進纔半途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四

已入夜矣黎明始出山再日達于陵川乃克襄事元
光元年復渡河冬十有一月生經于許州臨潁之城
臯鎮天興元年河南亡攜經北渡居于保繼舉龔庸
二弟經年十有六欲以幹蠱自任先妣謂家君曰郝
氏儒業四世矣名士如元遺由者我之自出故家淵
源當益浚之可自我而涸乎今宗族之在河南者皆
盡矣惟吾獨在有三子焉豈非天也使是子也而有
成不隊墜同家聲吾儕凍餒無憾其或不成亦云命矣
於吾責何有若以利責之子而不教是廢先世也先

世之靈昭之在上質之在傍將於誰而責也故家君感泣爲之賦詩有日月儻隨天地在詩書終療子孫質之句於是命經就學欲其先經也乃命之曰經經亦感奮以夜繼日或冠衣不釋如是者有年一日雞初鳴經猶凭几伏誦書帙紛紜殘燈無焰先妣竊視之慨嘆良久呼經語之曰能若是吾有望矣勿始勤終怠喜而自足半途而廢吾見進銳退速者多矣力學而卒成者鮮也汝自暴棄一身小矣先世之責之重於汝大也經遂日益激勵蟠錯刮磨肆意經傳砥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四三

礪抉剔鈎昧蹈遠塊乎其若癡茫乎其若迷燭焉猶未光也而天遽降割歲乙巳冬十月十日遘疾丙午春三月九日考終命于私室春秋四十有九寓神宮于保之南原先妣資稟淳懿婉淑有守識慮詣極經所與游一見之輒曰某當交某當絕經或不如訓輒爲小人所累所居旣去鄰里思之稱道不容口待人以信不疑人欺已事家君敬慎不違每勸以義賓客至盡力供具資用闕必假貸以給經逮事十餘年雖屋漏獨處未嘗見其情容東諸子以義嘗語經曰吾

忍窮使汝就學非爲利也汝知道義負荷祖宗不
汗之而已今世子弟以一時之利敗終身之義者皆
是也是豈子弟之罪其父母不處以義而責以利使
之然爾以貨財殺子孫吾不爲也汝其勉之先妣雖
終言猶在耳嗚呼旻天弗弔經未底于成不副母氏
之意母氏亦無一日之燕終身艱厄下壽而卒孰爲
之司而使之然也一女未笄二弟尙幼宛然失怙家
君戴白坎然而憂何剝吾郝氏之虐也惟母氏之節
之德固宜昭之金石著之竹帛不可昧沒也矧昊天
罔極之報萬萬無一乎於是錄經之所聞所見者立
言君子苟賜矜允爲之撰述使遺美不墜光慰下泉
雪終天之痛報罔極之德銘佩之意死且不朽謹狀

鐵佛寺讀書堂記

郝經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四三

郝氏始自太原遷澤潞復遷許洛復再遷于燕趙之
交治經業儒者六世百有餘年以及于先君於是
有經壬辰之變始居于保歲戊戌先君歸于保之滿城
是歲經始知學喜爲詩文適詔試天下士第者復其
家驅者爲良遂爲泐科文其冬至自滿城先君謂先

妣言今吾孱病且老諸子皆勿吾欲使大男經督家
事而懼廢其學欲令專爲學則無以督吾家奈何先
妣曰自吾適郝氏逮事先翁姑聞郝氏之先未有不
爲學者如楊侍郎士表元內翰裕之武右司從善輩
皆有聲當世吾門自出可反令吾子未學而廢先世
乎不過吾忍窮數年耳政使餓死亦樂無憾先君曰
是吾志也遂決意令經爲學時儼廬託處無以爲生
業乃假屋於鐵佛寺僧張仲安得其南堂俾經居之
且聚童子數十輩教之句讀以佐生業夏四月一日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

一

四四

始入而從事先君命之曰爾祖所以命吾者今其命
汝學所以爲道非爲藝能也所以修身非爲祿養也
今國家方以武治未邊選舉汝其無爲決科之文今
世以詩文事聲譽者以記問事吻頰者皆藝能之學
汝其勿爲我先世有學之序焉天人之際道德之理
性命之原經術之本其先務也諸子史典故所以考
先代之迹也當次之諸先正文集藝能之藪也又當
次之若夫陰陽術數異端雜學無妄費口力慎勿慕
人紛華戚吾之窮也爾祖有言士不能忍窮一事不

能立故忍窮爲學之本郝氏之家法也遂以太極先天二圖通書西銘二書付畀且指授其義曰此爾曾叔父東軒老得諸程氏之門者爾其勉之經再拜受命退而爲學日誦二千言爲課夜則考其傳註始入夜往庀家事舂粟治菽二鼓入于書堂龕燈隱几不解衣帶闕誦綴錄昏怠則仰就背枕以假寢方五鼓往庀家事負薪汲水黎明入於書堂以是爲常雖盛夏大寒不替也先妣時來竊視見其殘燈無焰向晨不寐呼經而語曰汝何自苦如是吾所不忍也經再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四五

拜言今二親忍窮使兒讀書惟恐不篤不爲苦也先妣曰汝能如是吾無憾矣初治六經之時以爲感發志意者莫過乎詩於是乎先治詩二帝三王之心傳口授者莫過乎書於是乎詩而後書先王治世之具莫大於禮樂於是乎治禮大經大法撥亂反正莫大於春秋於是乎治春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以際天人

人之學者莫大於易故以爲終身之學其餘自語孟子史諸書各如先君之命治之不敢少躐其等殺焉

歲癸卯順天道左副元帥祿陽賈侯邀致其府始去

寺堂居寺堂者叔六五年凡當治之書及幾數焉歲
乙卯被徵而先妣已僊去已未與政於王府宣撫江
淮諸道先君亦已亡矣中統元年至自武昌寺僧張
仲安來謁與之俱至讀書之所顧二親而不見庭中
之栢已自參天而仲安霜栢滿頂欲爲向之汲薪之
爭而無爲爲矣乃謂仲安曰昔子路思復爲親負米
而不可得今余有甚焉於是涕泗橫集因爲慟號既
而仲安請記其事於屋壁乃揮涕而書此名堂曰讀
書堂云仲安保州人嘗爲汴京相國寺提點每勅試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四六

梵具輒爲第一慷慨尙義喜延接賓客河南亡衣冠
流落仲安嘗日飯數十人無所歸者使之居至於踰
年卒無厭色而戒行甚謹經與久處故尤見其嚴而
無罅者焉三月十五日謹記

棣華堂記

郝經

郝氏世業儒至先曾大父昆季七人皆治經力學教
授州閭有聲張徹郝氏益大中堂數楹聚族歌哭之
所也諸昆皆賢乃植棠於庭名曰棣華取詩棠棣之
華樂不攷攷是今之人莫知兄弟之義也歲時燕集

尊卑壯稚比次以序抑然有禮熙然有恩而燦然有文無園墻反日之私於是家人篤其親國人慕其義道爲人師禮爲人則焉其季年諸孫蕃衍冠服異室殆十餘人聚則隘諸堂退則逼諸庭於是有別居之議而先曾叔父東軒老以季弟弗敢違命扳庭樹涕泣不寢食者三日諸兄聞之曰吾業儒而爲是何以爲訓終吾世使子孫任爲則吾食矣諸兄從之聚廬而食以終是歲棣華特盛人以爲友愛之瑞焉壬辰之變郝宗殲於許洛之間獨先君以經北渡居於保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四七

以有弟妹孫子而郝氏不絕陵川故居獨棣華堂與庭中之棠存豈將使蟬聯華胄穰穰簡簡復其初之益乎己未夏外伯父牛君視經於曹南言邇年棠華尤爲茂異汝兄弟其興乎故作棣華之詩俾識諸堂且無忘先東軒老之懿云吾家中堂高壓太行茁彼不枝是聚茲堂棠始有華實大吾家玉崑峩峩德音吳暇棠華日馨諸孫盈庭有華韡韡有衿青青奕厥陳焚鞠爲荒榛棠華弗凋中堂獨存鶴鶴在原兄弟急難遙遙空堂歸彼高寒鴻雁于飛哀鳴嗷嗷

先棠芬如李桃 誰彼桑梓尚當敬恭况茲庭實祖楮
父封爲告鄉鄰 勿戕勿剪庶幾遺陰本根不斬經也
作頌載歌東軒 嗚呼茲堂道路是傳越千萬年

上宋主請 區處書

郝經

大蒙古國信使 翰林侍讀學士郝經等謹昧死載拜
獻書於大宋皇 帝闕下前歲三月主上踐祚命經等
奉書告登寶位 輪平繼好弭兵息民經等草芥固不
足以奉揚明命 然亦不敢貪冒行李昧于一來以久
聞陛下仁聖而 主上亦以仁行竊不自揆庶幾兩朝

陟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四六

之仁因是以達 於天下於是沛然而行而不息也六
月初至境上于 五河于濠梁于儀真今凡九月夫以
兩朝之大兩國 之重生民之事之多敢自以爲淹而
私憚煩有欲速 之心乎初未入境時見陛下批答王
楫等事有云中 孚信及豚魚忠信行乎蠻貊彼以善
意而來朕乘至 誠若夫成功則天也以爲仁聖如此
而主上又先以 信使申以忱辭下臣獲考其無疑矣
乃今綿易歲月 糜耗喪半積委賚予迄無成命實爲
不寧願惟經等 鄙外疎遠重以羈旅宜乎頓滯卒不

自壽芻蕘則謬發之面終無異於滅明竊惟王者王
有天下必以天下爲度恢法正大不限中表而有偏
駁之意也建極垂統不頗不撓心乎生民不心乎夷
夏而有彼我之私也故能奄有四海長世隆平包并
徧覆如天之大使天下後世推其聖而歸其仁故孔
子贊堯曰大哉民無能名贊禹曰吾無間然言其君
人之度如此其道其德乃如此也故貴朝高宗皇帝
有曰國家兵不及漢地不及隋民不及唐所以維持
人心者風俗也風俗者何仁也仁者何愛利而不殺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四

公普而不偏犯而不校遜而不爭不以地以道不以
力以德不以衆以禮上下薰陶守之如一所以爲三
百餘年之命脈也太祖皇帝初受推戴入京師兵不
血刃嗚咽流涕感人心而服天命仁之原也親平三
叛置燕雲而不取授李夔興以節緘仁之度也創業
垂統闢畧宏遠立廣大之規模使聖子賢孫儀刑世
守至於太宗皇帝剷拾諸僭平有河東威靈大震益
務德教期於休息真宗皇帝澶淵之役從綏弗及反
窮守約而與其成圖惟安治仁宗皇帝推明信義再

爲定盟由是海內久安隆於禮義民物滋殖教化盛行遂成風俗高宗皇帝所以推本而言爲之力行知鞭之長不及馬腹匿瑕藏疾再造區夏奉安列聖保宥下民積德累功祈天永命多歷年數而中興之至也聖聖相承罔有逸德故能見遼金夏人之滅以至於今而紀綱正君臣和風俗厚文物盛藹然仁愛之治遠軼漢唐駸駸乎三代比隆也恭惟陛下久御宇內仁聞四塞積德而化內恕以仁故能遇警不聳鬯禍不鑠今當天人厭亂碩果不食接續元氣迓衡弭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辛

亂之時政陛下恢宏正大撤去藩垣親仁善鄰墮讎崇好張皇一人大明公恕以天下爲度之日也夫貴朝之與本朝初無大故三十年間雖事之毀累承通好而本朝多故卒無有成蓋天方開亂聯戰塵兵葺撲鼎亨大有以革其曲直之責亦有自任之者本朝立國五十餘年天將輟戢鋒銳而底安治故令聖德集于主上資賦仁明樂聞善道喜衣冠躬禮遜樂賢下士自在潛邸已符人望於是致之先帝而退守藩

服聘起儒生講論書史究明理學問以治道嘗以爲

創法立制乃可底平弭兵息民其先務也先帝嘗爲
大舉幸玉方諫諫而不從致有合州之役受詔東出
至于渡江實非本心十餘年間遵養時晦將以大賚
于民者今始得行故卽位之初首命經筵奔走致書
此亦曠古希闕之遇南北二朝罕有之幾也以爲揚
穎而入挂席而出卽見二境玉帛交馳於是經筵握
其機汲汲而來豈意貴朝牽於疑置而不急必有橫
議以移天聰謂起事端各陳便利自以爲公私而不
圖荏蠱種禍因爲交亂大見鄙外以誤某等夫較短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五

量長欲圖報復者淺淺之謀也姑留信使坐以觀變
者子子之計也交亂輸欵以圖夾攻者良嗣之徒誤
國之人也貴朝以仁立政陛下以仁存心夫豈必爾
爲寇讎無容爲善自新必爾於擯蔑而絕之無乃亦
有所失非聖人先王維持人心之意乎且某等之來
斷然爲之以行夙心者主上也合謀啟筵對揚天衷
者欲親詣王也經營比次計安遣黎者六七儒生也
夫狡焉思啟封疆以亂爲利者何國蔑有燕嶺之北
河湟之西姑置勿論藩方侯伯牙錯棊置各土莫地

各分其民擅賦專殺父死子沒今一再傳年皆未及
四十書傳方畧時務情僞莫不明練而各握重兵多
者五七萬少者亦不下二三萬比年以來鏖戰長征
山川險易靡不周知以經觀之其寧甘於束臂坐老
歲月志富貴而已哉以至上英明統御有方懷服有
道故皆雲從景附若今信使交通相與報聘申畫疆
理要結好事講睦修文數年之間紆餘舒徐鎮壓解
弛使其壯健衰猛厲弊于戈朽鈇鉞鈍強雄之氣潛
以消沮殺戮之運庶得少回貴朝祖宗仁愛風澤亦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五

得流諸華而濟諸人以引以翼傳之無窮則自陛下
始不然則事幾差繆威武再奮各得信其蘊隆韞鷹
梟虎掣去突出際風颺之會起雲霄之志相與牽聯
共爲颺颺北朝有事則南朝不能無事一塵河朔載
渡江淮則誰復誰何聘而不報使而不入某等何惜
第恐異日有以歸曲而或傷累朝之仁累聖政之萬
一也昔韓愈述破蔡之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
日之事某亦謂在陛下斷之而已夫天爲剛德人君

之剛故明明故不惑不惑故能斷斷則天下大定

無不行亦無不感天下恃之以安也牽於多議優游
不斷漢祚所以中衰天下亦因以亂也詩曰發言盈
庭誰敢執其咎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陛下聖學
高明英偉夙著何待疎遠之臣之言哉某等自啟行
南轅至於大國南北之事一無聞知其間變故已
初終錯違不同前朝之事朝夕之間變不可必一日
則有二日之變一月則有一月之變某等之歲月有
限兩朝之變故無窮以有限之歲月待無窮之變故
某等何辜哉伏望陛下仁覆矜閔察及螻蟻體太祖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五三

一仁之本原太宗一仁之涵養真宗一仁之要約仁
宗一仁之風俗高宗一仁之命脈不限中表不爲鄙
外不心乎南北心乎生民答至上之盛意允遺黎之
俟望乘機趣會攄扶潛隱保合太和使天下後世稱
陛下之仁曰五十年之兵亂至是而止經等亦得因
依末光守先世之敝廬涵泳太平感恩佩德死且不
朽聘而不報使而不入因仍苟且遂成變故締和圖
安反以稱亂陛下之仁不能及天下至上之命不能

達則經不能其職遂墮好事負君負國自怨自艾永

以自責亦死且不朽如中命下吏昇一明命無庸此輩玷污壤土姑緩其死俾完守以歸使主上治其無才無術曠日淹久卒無有成之罪亦死且不朽自至境內已嘗致書於執政及制闕又因給賜上表陳謝因以陳情顧惟經等之技之心亦已領盡而猶未白也故有申飭固陋整竭惘赤剽割肝肺觸忌冒諱天威不違顧豈敢有藉襲而或斬隱貴朝元老碩德如雲如林陛下聰明神智留遐罔蔽其處置云爲必大有以允當也何待經言雖然言之重辭之複其間必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五四

有大善惡故春秋有屢書載書聖人定書則夏之書四商之書十有七周之書三十有二非故如是之少如是之多也君子口之間信則言簡而畧不信則言重而繁矧於二國之間風俗不同好使不通信義不孚大兵之後而濟以言又闕塞頓阻不能成行故鬱於中而有不能已焉者所以喋喋弊弊知其獲戾而不顧也陽靈扇和僕願對時育物大庇生民允屬塵望經等謹昧死載拜以聞

維年月日陵川始經謹以清酌之奠致祭於遺山先生之靈嗚呼氣數之靈靡物不壞或者不淪胥乃造物者之所在造物之所在宜莫不生而奪於成是理

其可明邪嗚呼先生萃靈蜚英羈世宦學嶽嶽稜稜

碩士鴻儒莫不震驚以爲問世生

問初兄公文渡是問世生者渡

南河而爲名公入京師而爲各卿張洞庭之天音引

岐山之鳳鳴方雷厲以風飛挾鴻章而振纓挫萬象

於筆端倒河漢而一傾臆塵言與滯思淪錮濁以爲

清聞斯文之洪源俾灑汗而淵澄而乃沐蔡淪亡輩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五五

血凌城氣數俱盡萬化崩騰時惟先生獨矯首而行

挽崦嵫之日慧欲曙之星收有金百年之元氣著衣

冠一代之典刑辭林義藪文模道程獨步于河朔者

幾三十年豈非造物者之所在而斯文殆將興邪去

魯西來聿峻有聲天奎不芒遂入杳冥筆未獲麟年

未中壽而奪去之彼造物者果可明耶嗚呼先生雅

言之高古雜言之豪宕足以繼坡谷古文之有體金

石之有例足以肩蔡黨樂章之雄麗情致之韶婉足

以追稼軒其籠罩宇宙之氣撼搖天地之筆囚鎖造

化之才穴洞古今之學則又不可勝言人得其偏先生得其全天不假之年嗚呼哀哉先生雖死文或不死是謂亡而不死先生雖可哀吾徒無所仰尤爲可哀也嗚呼哀哉尙饗

元遺山真贊

郝九經

其才清以新其氣夷以春其中和以仁其志忠以勤不營蔡辛與坡谷爲鄰歌謠慷慨喜氣津津唾玉噴珠看花飲醇而乃藝香讀易坐席凝塵假邪真邪嗚呼復幾千年更有茲人也邪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五

故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公行狀

苟宗道

公諱經字伯常姓郝氏系出有殷帝乙之支子封太原郝鄉子孫爲氏八世祖祚自潞州徙澤之陵川縣故世爲陵川人曾大父諱昇字子進母某氏大父諱天挺字晉卿母某氏父諱思溫字和之旣歿門人謚曰靜直處士母許氏自八世祖以下皆同居業儒匱德不仕教授鄉里爲一郡望族靜直君生三子長卽

公也次曰藝口庸公幼不好弄沉厚寡言始知讀書

能強記不忘歲辛卯靜直君與夫人許氏攜公避亂於河南魯山與衆數百皆匿於窟室居無何敵人索知氣薰穴而死者殆盡太夫人亦因咽塞而絕時公甫九歲匍匐摸索得黃蠶一瓶又得蜜一器隨用太夫人所佩剪刀抉其齒以蜜和蠶汁飲之少頃而蘇靜直君異之雖奔走瀕死者數愛公不忍棄也歲壬辰河南亡徙居順天府亂後生理狼狽靜直君欲令次子讀書俾公專治家事以紓目前之急太夫人曰吾觀是兒志貌不凡他日必大吾門忍令廢學以墜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七

家聲不過我輩忍窮數年耳靜直君以爲然命公就學公亦自振勵鷄鳴而起執薪水之役晝則營幹家事少隙執書讀之而不輟也會鐵佛寺僧張仲安者識公茂異以寺之南堂居公聚童子而教之公遂刻苦力學肆意窮討衣不解帶忘寢與食坐徹明者五年每遇疑難則沉思良久反覆諷誦期於必得必悟而後已嘗自誦曰不學無用學不讀非聖書不務邊幅事不作章句儒達必先天下之憂窮必全一己之娛賢則顏孟聖則孔周詎如韋如脂爲碌碌之徒而

已也故慨然以興復斯文道濟天下爲己任讀書則專治六經潛心伊洛之學涉獵諸史子集以窮理盡性修己治人爲本其餘皆厭視而不屑也故世之爲決科干祿纂組詞章之學者始則羣聚訕笑終亦拱視而服之矣旣冠順天路左副元帥賈侯一見待以國士辟公教授諸子以書萬卷俾公讀之數年公聲名日盛萬戶蔡國張公聞之禮請公館於帥府授諸公子學張公復有書萬卷付公之管鑰恣其搜覽公乃大足平生之願卒成偉世之器厥後張賈子孫比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五

皆爲將相名臣以顯於世初遺山元先生學於公之大父亂後往來燕趙間一見公奇之曰吾子狀類先生才識間出家世淵源有所積而然也遂相與論作詩作文法復勉公以百世遠大之業江漢趙先生愛公文筆雄贍練達性理謂之曰江左爲學讀書如伯常者甚多然似吾伯常挺然一氣立於天地之間者蓋亦鮮矣自是而名益重焉諸鎮侯伯馳書交幣各欲聘爲己用皆拒而不荅歲壬子今上以皇太弟開府於金蓮川徵天下名士而州之故府下諸公累薦

公於上乙卯秋九月止遣使召公不起十一月召使
復至公乃歎曰讀書爲學本以致用也今王好賢思
治如此吾學其有用矣歲丙辰正月見於沙陀土問
以帝王當行之事公援引二帝三王治道以對且告
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之義自朝至晡上喜溢
不倦自後連日引對論事甚器重之且命條奏所欲
言者公乃上立國規模二十餘條以爲創法立制必
有一定規模然後可行故有一國規模有天下規模
有萬世規模當今依倣前代建立萬世規模皆當時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五

天下國家大事上復問當今急務公舉天下蠹民害
政之尤者十一條上之切中時弊上皆以爲善雖不
能卽用至中統後凡更張制度用公之言十六七歲
己未憲宗皇帝帥天下兵大舉伐宋自西川入今上
總兵直趣荆鄂遣使召從行上駐蹕於濮會軍師有
以宋臣植齋奏議呈獻者言宋邊防衝要忌吾者凡
七處上名諸公共議公乃具奏以爲古之一天下者
必已之德澤深厚紀綱完具彼之荒淫亂虐敗亡有

覆天命人歸一舉而取之其地醜德齊驕肆妄動輕

則見沮而還重則覆亡之不服我國家開創以來彎
弓躍馬窮征遠討四十餘年紀綱未立民不聊生彼
之君臣輯睦政事修明無釁可乘我乃空國而來饒
倖一舉諸侯窺伺於內小民彫弊於下故人之攻吾
者不啻數十百道而不備乃利人久備之道而攻之
臣見其危矣願王整兵修武以俟西師藏器於身待
時而動與帝修帝德以應天心明王道以慰人望簡
賢良以尊將相親宗室以壯基圖撫諸國以消僭慝
制諸道以防窺竊實屯戍以嚴武備結盟好以弭兵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六

鋒興學校以育英才恤瘡痍以養元氣如是則禍變
可弭社稷無虞我無釁而宋可圖矣上見公儒生談
論兵事剴切愕然曰是汝與張拔都共議邪公曰臣
少館於張侯之門亦嘗聞其論議此特臣臆說張侯
初不與知也公退而著書義名之曰七道凡七千餘
言會以前中書令楊公惟忠爲江淮荆湖南北等路
宣撫使命公爲副使以歸德路一軍聽二公節制行
至棗陽楊公以私故欲還汴梁公曰嚮者奉命令我
輩布宣忍信以先啟行傳聞王師已淪淮蔡我若背

馳還汴是大不可揚公弗聽公反覆辨爭揚公怒而起曰事當從長遂不與公會而者三日公乃率戲下擬建旆而南揚公悔懼抵暮詣門而謝曰某誤矣公之執守讀書之力也敢不唯命是聽翼日遂與之俱會王師於江上此又足以見公之不爲阿諛詭隨有如此者公等存恤潰黎聽納降附所至民皆聚拜馬首故遠近降者如歸所沾不可勝計繼而聞西師果以萬乘之威綴于一寨數月不拔死傷甚衆公急上奏曰東師議大畧以爲且當按兵觀釁以全東師所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六

以防禍於未然者周至懇到上稱善者久之然與帝業已定約不獲中止遂渡江圍鄂未幾憲宗凶問至自合州鄂人乃據城堅守不下師竟無功而還明年庚申三月上卽皇帝位於開平四月遣使召公欲令使宋公適自江上回或勸公稱疾勿行公曰吾讀書學道三十餘年竟無大益於世今天下困弊已極幸而天誘其衷主上有意息兵是社稷之福也儻乘幾掣會得解兩國之圍活億萬生靈吾學爲有用矣遂赴召夏四月見於開平以公爲翰林侍讀學士賜佩

金虎符元國信大仗齋國書入宋告登寶位布通好
弭兵息民意仍詔沿邊諸將毋得出境侵抄及陞游
公請與一二蒙古偕行帝不許曰只卿等往彼之君
臣皆書生也且賈似道在鄂時已嘗請和於我矣將
出帝賜蒲萄酒三爵且命公曰朕初卽位凡事草創
卿今遠行所當言者可垂上之公乃具草言帝臨御
之初當大有爲以定萬世之業皆佐王經世之畧凡
十六條其言備禦西玉罷詔道世襲尤爲切至帝皆
納次行之初朝廷將遣公等命益都路行省李璫先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差人達知亡宋夏五月公至濟南璫以書來止公云
近遣劉仙等二人至淮安已爲知州葉再遇所殺宋
人意殊叵測公等可無行也璫意實不喜和議故因
此以止公公曰吾受命朝廷持節而出若以邊將之
言而違同罪也遲疑顧望而不進亦罪也乃以璫言
聞諸朝而行六月至宿州以信使一行到邊移文亡
宋三省樞密院制置司以請接納宋之君臣會議久
而不報時邊帥有侵宋境俘獲生口而去者公遣
人追及之責以不遵約束之罪仍將生口數十護送

各歸本業七月進至五河口宋人遣揚州制置司幹
官朱寶臣遞授陳州通判秦之才來接伴八月復遣
懷遠軍招撫司叅謀潘拱伯來館伴仍請登舟而南
公將入朱境憂朝廷初政治具未完事有未善者遣
使上封事言闕失以爲國家振舉綱維修明禮樂雖
不能便如三代亦當期致漢唐不宜苟且叅用儉人
以蠹國政又極論風俗者天下之命脈方今最爲敗
亂當速修理行次昭信伴使潘拱伯傳兩淮制置使
李庭芝欲一見國書公正色曰皇帝授使人國書令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三

見貴朝國君而與之今伴使要我於半途其故何哉
拱伯不敢復言九月至真州館於忠勇軍營宋人規
模布置已成囚所矣十月宋遣吉州刺史兩淮制置
司諮議官衛司愈來傳宣撫問云蒙國遣使通好實
出美意爲李松壽一再犯邊故且館留儀真又出李
庭芝一書云信使以美意而來松壽乃懷姦以逞以
此而和殆類欵我仍械繫李璫敗將劉軍判者以爲
口實初公之在宿州李璫潛師侵宋人敗之淮安
故以欵兵之事誣我公荅書大畧開陳聖主通好美

意中開別無蓋藏至於邊將用兵啟釁彼自不遵詔
肯何與使人事仍上表宋主有云願附魯連之義排
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歎兵誤國宋人見公辭直理
順遂不復言自後公等移文制置司請入見不報請
歸國亦不報乃牒宋三省樞密院致書平章賈似道
上書宋主闕下反復辨論古今南北戰和利害并今
次遣使止是告登寶位布通好弭兵息民意前後凡
數十萬言皆不報伴使等但云朝廷已有定議矣初
公之爲使也雖出於聖上本意平章政事王以道忌

陵州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六

公威望軋已乃力贊之仍親作國書以促公行蓋欲
排置於外也宋人既定議留公不遣見公辭氣曾無
少沮明年伴使朱寶臣等僞報本朝異聞公弗聽復
累言之欲離貳公心以起降意公厲聲曰此事斷無
設若有之更當發遣我輩還國公乃與介佐一行束
裝露次於庭者月餘以請歸宋人知公終不可屈乃
堅請復位後果虛妄公在真州所居之館故總制廳
事也館門扁鑄牢固無故不復收鑰院中舊有大樹
數株盡皆斫去牆高丈餘上則樹以蘆棚下則葺之

以棘外則樹壕壘置鋪屋兵卒坐鋪者恒百餘人晝
則周圍視伺夜則巡邏擊柝所以防閑挫抑者無所
不至公皆不以爲意益振其剛大之氣不作委靡乞
憐之態公御下頗嚴介佐人員見米以長久之計羈
縻不造時亦有怨嗟者公謂之曰吾言介書生蒙主
上兩徵而起一命爲宣撫使再命爲國信大使捨忠
與義其何以報嚮在淮北猶豫顧望畏避不前我之
罪也一渡長淮宋旣接納盡其在我者而已其死生
進退在於彼國吾惟有一守節不屈耳吾祖宗以來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

六

七世讀書寧肯爲不忠不義以辱及中州士大夫乎
但君等不幸同在患難且宜忍死以待吾以天時人
事測之宋之氣數不遠矣衆皆悅服故雖被拘執十
有六年除物故三數人外皆能與公俱歸蓋以公平
生忠義之氣存以激勵而然也歲丙寅春三節人有
因鬪毆相殺死者公曰若輩拘囚歲久殆無生意是
不可與久處此困厄也恐別生事端請吾大節乃與
幕僚荀宗道等六人築館別居於外者又九年片天
之下四壁之內秋霖夏暑不勝其苦公處置一宗雖

萬折而不跼著書吟詠自若也宋人知公志節終不
可奪亦不忍害反畏而敬之日給廩餼頗有加焉至
至元十一年甲戌大丞相伯顏將兵伐宋既渡江帝
命兵部尚書廉希賢洎公之弟行樞密院都事郝庸
等齎詔赴杭州問以執行人之故宋人懼遂禮而歸
公焉明年三月帝知公至且病遣近侍太醫迓公者
相次于道所過郡邑不遠數百里來觀者如市父老
見公全節不屈龍鍾皓首而歸往往有泣下者夏四
月至京師入見帝嗟慰勞來懇至賜宴畢復召入賜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奕

坐論事適大臣奏呈論宋詔草不稱旨俾公改作公
援筆立就帝稱善卽行之至晡乃出翌日車駕幸上
都令公就醫看治無何宿疾復作秋七月十有六日
疾革其子承麟問以後事仍以紙筆呈公公執筆日
半瞑但書天風海濤四字餘無所言少頃終於所居
之正寢春秋五十有三天下聞而哀之越二十有八
日承麟奉柩都省差官護送權厝於保定府西郭外
靜宜君之墓側公雖沒四海九州之內牛童馬走皆
能道公姓字矣後朝廷憫公忠節凡從公歸者各命

官有差特命其子承麟以奉訓大夫知林州初上之
圖鄂也賈似道懼而請和上未之許而聞先帝昇遐
班師北歸似道遂以爲己有却敵之功誣奏朱主帥
軍前拜相甫入朝秉政而公往奉使議和以尋前約
似道諱其前言之失恥爲城下之盟故定議羈留公
等於真州舉國皆知其非唯似道主而不遣也噫公
入宋之初而似道拜相公歸數月而似道見殺公沒
之明年而宋亡公之一身關係兩朝之興喪惜乎不
得一見而終也公生於喪亂之後能崑嶠振拔不爲

陵川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一

七

流俗所移以蓋世豪邁之氣堅忍不渝之志爲成已
成物之學故能深造自得一體用兼本末貫萬物而
不遺至於太極先天造物之機道德性命之情之妙
與夫聖賢心傳踐履之實古今開濟天下之要則尤
精察洞究粹然一出乎孔孟之正諸子以下不屑論
也蓋將唱鳴吾道揮斥百家邪說之蠹橫聖門而禦
侮高明正大挺然一世之傑所以能建奇功立大節
著書傳道以大儒名天下後世其或賦詩飲酒邀賓
接物而英風逸氣有足以動人者此特公游沅陶寫

之餘事耳其文則涵養蘊蓄之久理足而氣有餘盡有激於中則吐而爲之辭如長江大河有源有委下筆數千百言不求奇而自奇無意於法而皆法純乎理性而不雜故能自成一家之作其詩則氣韻高遠止乎禮義得詩人忠厚之意故能攄寫至理吟咏性情不爲近體尖新切律之語亦足以自成一家字畫則天姿高古取象人所長以爲已有故筆勢俊逸道勁似其爲人無傾側頗媚之態亦爲當代名筆公自幼事父母以孝謹稱事繼母尤篤撫育弟妹甚厚以

全八世同居之義亂後得親族疎遠者待之亦同骨肉與人交結始終以誠而又喜交游好施與樂爲善事受人之恩必切切思報雖小而不忘爲人驅幹環偉氣貌嚴肅胸次洞達辭鋒雄辨望之凜然有不可犯之色但資賦剛方疾惡太甚故屢中小人之禍拘留宋中不與世接反得究竟平生著述公自弱冠每以陳壽所修三國志統紀紊亂尊魏抑漢後世不公之甚他日必當收作及聞晦菴先生有通鑑綱目嘗語人口綱目雖奪魏統而與漢然一代完書終未收

正公乃創作紀傳序志論贊等書其辭例森嚴正大
雄深雅健黜姦雄之僭偽續一世之正統則昭烈孔
明之心白日正中也仍改曰續後漢書若干卷以春
秋聖人用道之書學者所宜深究乃作章句音義若
千卷制作本義若干卷比類條目若干卷可使讀書
者得聖人之本意沂流而求源由近而致遠也又學
春秋者必自三傳入而三家互有得失乃作三傳折
衷若干卷凡四書總名之曰春秋外傳共若干卷合
十餘萬言又以孔子承三聖之易爲之作傳已極其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六

至近世諸家傳注論議不一乃著周易外傳十卷又
爲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真觀刪注三子一
王雅行人志等書各數十卷又合十餘萬言觀公之
用力聖門自期於不朽其志可謂勤矣今文集若干
卷行於世公娶淇澳張氏賢明端淑貞靜有守公在
宋十餘年夫人治家有法寬惠慈愛篤於恩義宗族
賴之以安後公十年而卒子男三人二早卒一卽承
麟也今集賢直學士朝請大夫孫墅尙幼女二人長
適中書省知印王良傑次適從仕郎安陸縣尹蕭玠

弟彞字仲常讀書學道不求宦達以醇德篤行終男
二人長早卒次克紹弟庸字季常累官奉訓大夫穎
州知州而卒有女二人長適裴氏子讓次適穎州學
正中必敬奉重大夫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副使門
生苟宗道狀

郝文忠公碑

翰林學士 閻復高唐

公諱經字伯常系出有殷帝乙支子封太原郝鄉子
孫因土命氏八世祖祚自潞徙澤之陵川遂爲陵川
人祖諱天挺考諱思温八世同居以儒術教授鄉里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七

考歿門人謚曰靜直處士靜直公三子公其長也幼
不好弄沉厚寡言金季亂離父母挈之河南偕衆避
兵潛匿窟室兵士偵知燎煙於穴燼死者百餘人母
許氏亦預其禍公甫九歲暗中索得寒菹一甌扶齒
飲母良久乃蘇其卓異見於童稚若此金亡北渡僑
寓保定亂後生理狼狽晨給澗水晝理家務少隙則
執書讀之父母欲成其志假棺於鐵佛精舍俾專業
於學坐達旦者凡五年初被郡帥賈侯之知待以賓
禮蔡國張公聞其名延之家塾教授諸子蔡國儲書

至萬卷付公管鑰恣其搜覽公見竊趨邁務爲有用
之學上泝洙泗下逮伊洛諸書經文子集靡不洞究
撮其英華發爲詞章論議視前古慨然以羽翼斯文
爲任自是聲名藉甚藩帥交拜皆不屑就時世祖在
潛以太弟之貴開府朔庭招集四方賢士講明當世
之務歲丙辰公應召而北優被顧向首陳唐虞三代
治道以對又條經國遠圖及民間利病凡數十事悉
見嘉納歲己未憲宗皇帝大舉伐宋取道巴蜀世祖
奉命帥東道兵直趣鄂岳以公從行公乘間進言王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七

者之師有征無戰巴蜀地險宋人邊懼孔固萬恐鑿
輿西邁非萬全之舉也我師未可輕進宜修德以應
天心布澤以係民望敦族以固根本警備以防未然
蓄銳以養兵力相時而動江左不足圖也世祖偉其
說會立江淮宣撫司授公宣撫副使以先啟行布宣
威德招納降附所活不可勝計是歲秋王師渡江圍
鄂憲宗皇帝次合州綴於一砦師久無功未幾上仙
凶聞至軍中會宋人請和卽命班師明年世祖御極
欲柔服宋人以公奉使告登寶位且徵前日請和之

議或爲公言宋人謫詐巨信盡以疾辭公曰自南北
構難江淮遺黎弱者被俘掠壯者死原野兵連禍結
斯亦久矣聖上一視同仁務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
陷不測之淵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於鋒鏑之
下吾學爲有用矣乃授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
樞密使初鄂渚之役宋賈似道遣介乞和王師既還
遂以扞城爲己功入拜賈相顯制國事宋主仰成而
已聞公來聘恐漏句和之議故館於儀真不聽其出
入公被留既久上書宋主移文相府開陳古今和戰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七

利病喻以禍福存亡之理累數千萬言皆不報又數
以詭計撼公公曰吾家業孺昆七世矣顧肯虧忠義
大節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佐從數十輩雖被館穀嚴
扁錮鐵環兵擊柝如墮狴犴中人驚人驚抑殆無生意
公勵志堅貞確然如石不可轉也至元十一年大丞
相伯顏戈船南下奉辭伐罪宋主懼而歸公始知似
道姦謀誤國卽加竄殛十二年公至京師世祖錫宴
于路朝慰勞良久公自途中遵疾至是增劇翌日車
鶴幸上都公留治疾以七月己酉終於所居之正寢

春秋五十有三朝廷憫其忠節特授公子采麟奉訓
大夫知林州凡從公使宋者賜爵有差噫宋之亡也
非若吳皓之昏暴陳叔寶之荒淫以姦臣制主弗體
聖朝好生之德拘執行人自啟兵端爾向使從公之
言講信修睦則干羽之舞不專美於虞庭宗廟血食
微若敖氏之嘆矣悲夫公在儀真日以著述爲事作
通鑑綱目作續後漢書以正史壽之失著春秋周易
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真觀注三子一
王雅行人志等書凡數百卷先哲立言垂世多自始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七三

憂困吝中是知天之厄公適所以厚公也夫人淇澳
張氏貞靜端淑教子有法後公十年卒三子一二早
卒三采麟今官集賢直學士朝請大夫文章行業克
世其家二女孫璽尙幼二弟彝字仲常韜晦不仕庸
字季常累官奉訓大夫知潁州事公之歿也權厝於
保定西郭靜直君墓側大德三年春遷窆於河陽虎
頭山之原從吉兆也先是朝請君嘗准東道肅政廉
訪副使苟宗道所述家傳請銘銘既成復常與君同僚

義不可辭

始不載

元故翰林待讀學士國信使郝公神道碑銘

盧摯

涿郡人

公諱經字伯常郝氏自潞徙澤之陵用始公八世祖
祚曾祖昇祖天挺父思溫既歿其徒相與號靜直處
士有三男子公其長子也八世祖而下皆同居業儒
不仕以淑其里堦休滄慶廼發於公壬辰之變靜直
若流寓燕趙間公年十餘歲沉塞靜重狀貌瓌奇精
敏有志趣盡力子職及其爲學晝或忘哺通夕詰旦
衣服危坐諷誦不輟劬勤如此凡五六年剗剗按摩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七四

磊砢而直廉臬而輝灑積操采日殊月異擷芳雋腴
充而足之趨武周孔比肩淵軻雷風斯文陶冶當世
慨然以爲己任山峙川駛天游神遇屹乎莫移浩乎
莫禦變化不可測矣旣冠順天道左副元帥賈公輔
一見待以國士萬戶蔡國張公館公帥府張賈子弟
皆從質學海內名諸侯聞伯常之風者莫不飭使介
走書幣庶幾屈爲賓友公概謝絕世祖在潛邸羅致
異儔挹其間去遣使者一再起公公旣奉清問上稽
唐虞下追湯武所以仁義天下者緩頰以談案若所

陳也帝喜喻所聞溫公聽忘倦且俾書所欲言者條數
十餘事皆援据古義剴切時病及踐祚更化用公之
言居多歲已未憲宗自將伐宋建日益上流世祖摠
東帥跨荆鄧公建議大槩以謂彼無釁可乘未見利
唯修德以應天心發政以慰人望簡賢以尊將相惇
族以壯基圖撫殊俗制列鎮以防窺竊結盟保境
文治飭武事育英才輒罷氓以培植元氣藏器於身
待時而動則宋可圖矣帝偉公所論以爲江淮荆揚
南北等路宜撫副使然勢不中止遂絕江圖鄂守將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七五

賈似道賊遽請和屬憲廟升遐王師言還明年世祖
卽皇帝位詔公以翰林侍讀學士使宋號使曰國信
錫金虎符公方踰淮邊將李璫輒潛師侵宋兩淮制
置李庭芝寓書于公巖以款兵館留真州藉爲口實
公荅書弭兵息民通好兩國賈出聖衷日論邊將戢
戍守圉以契和議衆所聞知今敗釁自璫一旦律以
違詔將無所逃罪此何與使人事也公復上書宋主
移文其執政論辯古今南北戰和利害甚悉皆不報
顧窮極變詐以愚公之志知其終不可怵於詭數也

建鑄館所塹垣棊棘驛吏伺闈夜士鳴柝防閑挫抑
獄犴之嚴不啻如此介佐而下久於囚羈感嗟尤怨
無復生意公語之曰辨願望不前將命之責一入宋
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者豈可
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公等不幸湏忍死
以待揆之天時人事未祚殆不遠矣衆服其言亦皆
自振勵至元十一年右丞相伯顏奉辭南伐江漢名
城望風鄉附世祖命禮部尙書詰宋執行人之故遂
以禮歸公聞嬰疾在途醫問絡繹既至錫燕路朝以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七

張異晙隱其瘁于厘事也詔治疾於家病殆不起以
聞天子悼焉官其子采麟奉訓大夫起家知林州初
公之使宋也內則時相王文統忌公重望排置異國
陰屬邊將違詔侵宋出撓使事欲以歛兵假手害公
外則宋權臣似道竊卻敵爲功取宰相畏公露其形
盟幸免之跡遂至議猶留舉國皆知其非似道不恤
也公拘儀真館十有六年去國未幾而文統伏誅甫
歸國宋探誤國之罪似道殛宋隨以滅然則懷姦怙
寵傾陷良善雖暫若得計機發禍敗曾不旋踵抑宋

有王徵公與阮會其患難不渝始終名節巖一時而
享百世者初非不幸也公歸以十二年四月卒以是
年七月乙酉春秋五十有三是月丁酉權厝保定府
西靜直君墓次公幼至孝撫諸弟極厚待宗族疏近
如一篤友樂施德於己者雖細惠必報然特方嚴
風岸峭立衆不可攀薰良藹效題帖無貸故用世之
志適際可爲己墮奇擯既處山所日以立言載道爲
務撰續後漢書緇丕擠權還禮章武以正壽文之失
著春秋外傳易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

七

真觀刪注三子一王雅行人志各數十卷公於辭以
理爲主雄渾有氣文集若干卷傳於世嗚呼功於斯
術者不旣多乎捐累適己又何其勤也公娶張氏淑
明祇修媿德君子後公卒子男三人二早卒一承麟
也以文學行治擢置侍從今爲集賢直學士朝請大
夫女子二人皆已嫁孫二人皆幼其孤承麟謀徙公
之厝兆孟州河陽縣某鄉某里下叶則次公生平事
來謂涿郡盧摯曰先子墓有口墓隧之碑宜得銘得
銘非信後語遠者銘猶無刻也夫子宜銘摯惟侍讀

公以宗儒文雄有勞烈於國叙德暴庸莫詳史氏其
堅毅忠壯抱負不可捨者名聲昭徹雖走卒牧豎深
閨婦人皆能道公姓字與沒世無聞者異信後語遠
何待墓刻然固不可無銘也銘曰

鍾氣之奇唯志是持緒道之微而才可爲振國鄒魯
驍乘傅伊獵德游藝載驅載馳孰濬其淵孰植其茲
孰芬其藪孰煦孰吹有實其居賓吾能戲音麾音聖潛於

藩髦選無遺裾曳冠巍憲言祁祁躍淵天飛鱗公雲
遠迺睠南顧迺休休王師迺命鴻碩柔遠淮夷夷速其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二

顛公凜乎危削槩操觚榮觀絳羈刪述音戶音分名義

昭垂薄言還歸昔壯今耆胡不康寧胡不期頤胡不

三事爲國著龜清廟宗彝不旣厥施輿論嗟嚳蒸蒸

嗣慶圖永孝思刻文墓碑以詩顯之

郝文忠公集舊序

李之紹東平

國初未遑文治不階教育奮然自勵致河內盛名文

章事業者舊推重時輩莫敢與角若國信使贈昭文

館大學士榮祿大夫司徒冀國公謚文忠郝公真豪

傑之士哉公諱經字伯常上世澤州之陵川人八世

義居儒行師表一鄉至公恢大素業蔡國張公館於
冢世皇聞之首加禮聘奏對屢稱旨益奇之南征挈
以偕行授江淮宣撫副使中統初選充宋使留十有
六年不辱君命天下戶知之詳見隧銘涓神道碑今
集賢大學士郭公貫勿從公學其任禮部尙書也請
刊其遺文朝廷從之事屬江西行省以序見徵惟公
挺不世出之才蘊大有爲之志氣剛以大學博而充
陳時政兵事綽見經濟之能傳周易春秋深探岳隱
之趣正蜀紀刊前史之繆誤移宋朝悉和議之利害

陵川縣志

卷廿五

藝文一

七九

雜著歌詩涵泳古今本原騷雅不失爲奇作使之叅
與廟謨黼黻王度斯民被澤吾道增重也必矣方羣
賢彙進之秋乃遠涉江淮投身虎口及歸年德耆劭
區宇混一宜享安榮之樂而大故遽及生平抱負竟
不獲展萬一可哀也已然其終始大節日光玉潔焜
耀無窮述作之夥刻示永久斯可以下慰九泉矣崇
備報功國家盛典獲紀其實託名簡編之末又何敢
辭欲爲之書以諗來者延祐丁巳四月日國子祭酒
東平晚生李之紹謹序

